

战斗丛书



XI YANG WEN XUE TONG LUN

西洋文学通论

茅盾
MAO DUN

北斗丛书



XI YANG WEN XUE TONG LUN

西洋文学通论

茅盾
MAO DUN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洋文学通论 / 茅盾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8
(北斗丛书)
ISBN 978-7-5399-3813-4

I. ①西… II. ①茅… III. ①文学史—西方国家
IV. ①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8333 号

书 名 西洋文学通论
著 者 茅 盾
责任编辑 江山华
责任校对 孙 慧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140 千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813-4
定 价 1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例 言

一、这本书是想在“怎样入手去研究西洋文学”这意旨上，简略地叙述了西洋文学进程中所经过的各阶段。除了这一点意思外，是什么野心都没有的。

二、空泛的理论的叙述，恐怕将读者们“催眠”；作世界文学大纲那样的东西呢，作者没有这等的自信，且也没有这么多这么充分的时间；所以结果是取了半叙述的形式，成为现在这样的一册。

三、既然这不是文学史的性质了，所以有许多在作者的叙述上认为不需要的西方大作家或大杰作，都一字也不提就过去了。例如英国文学讲得很少，美国是一字未有，都是这原因。

四、读者如果想在这本书里找到每个作家的几行的说明，那是一定要失望的；因为作者并不预备给亲爱的读者们以一本文学的小辞书。

五、作者的议论当然不是独创的。作者虽然有发表独立意见的野心而且也在时时作预备工夫，可是在这里是只掇拾了人们的“牙慧”而已。为避免麻烦，都不给注明着出处了。

六、有些作者想参考的书，已经有了中文译本，那就坐享其成地借用了译文；也有些中文著作的书，被作者看中了一部分材料的；也有些是自己的旧东西；也都不一一注明出处。反正这不是什么“藏之名山，传之万世”的大事业。

七、这本的东西也是费了若干时日而后写成的；虽是这么着，还未能将文句修饰得很清洁。文字芜杂之诮，自知难免，只好请求读者们原谅了。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 作者

目 录

例言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神话和传说	(13)
第三章 希腊和罗马	(24)
第四章 中古的骑士文学	(41)
第五章 文艺复兴	(52)
第六章 古典主义	(59)
第七章 浪漫主义	(69)
第八章 自然主义	(94)
第九章 自然主义以后	(121)
第十章 又是写实主义	(161)
第十一章 结论	(181)

第一章 绪 论

假使我们跑进一个设备得很完全的图书馆,找到西洋文学书籍庋藏的架子来看望一下,那么,我们大概要对这浩如烟海的书城发生迷惘的感想罢?不朽的作品已是那么多!而且又是那么纷纭错综地各有各的调子。这些五光十色的皮脊金字的本子,巍巍然高坐在那里,都可以使你坚信它里头一定有些好东西,你所爱悦的东西。

你在这些庄严的大书架前徘徊,你又绕着它们走;你那时大概会觉得这样太多的珍奇,反而使你无从下手。是的,太多的珍馐,你不知道究竟哪一样适口!

当然你又是一位十分小心的人,不愿胡乱吞嚼一回,把你的肚子当作垃圾桶。你是很希望先得一个简单的图表来看一看,先明白你所在的环境的大势。你开始东张西望找一些什么了。得了!那边的一角是文学概论,文艺思潮史,各国文学史的集团了;你可以在这中间逗留若干时。但是也许你仍旧要迷惘。还是太多的不朽的名著,并且太多的冲突和矛盾!你还是觉得要这样摸索磕撞依然是时间不经济。

这都是些实实在在的情形。而要使你满意也确实实在不大容易的事情。文学的园地太广大了,又太曲折了,要作一张简明的地图,同时又要包举全局,能够使忙人在几分钟内得到满足,好像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们也不妨来试一试。我们可以换一个方法来和你谈

谈,或者不至于叫你讨厌,引起你的瞌睡。

因为猜起来你是很想知道文学是怎样地开头发生,又怎样地曲曲折折走到现在,怎样地拱出一个一个波浪样的尖头——总而言之,大概你是想先看一看活的文学的历史罢,所以我们不妨假想我们是在看着一张电影片子。

在你面前的银幕上现出一个蹒跚地滚着的老地球了。有一些披毛带革的人儿——或者你觉得不体面,但他们确实你和我的最初的共同的祖先——住在山洞里或是大树的高枝间。这些可怜的圆颅方趾者并没有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漂亮的言语,但他们既然有嘴巴有舌头,啾啾地叫是不成问题的。他们也不是整天蹲在那里,睡在那里,他们是很忙的。他们要打猎,又要构造他们的简单得叫你笑话的居处;他们也没有我们现在的漂亮的各项工具,他们只有笨拙的石斧和可笑的鱼骨头的箭镞。你看,他们用这些工具打到一头大野牛了,这很够他们几个共同出力建功的人儿以及他们的太太小姐公子们的一顿饭了,他们高兴得很,免不了要跳几跳,喊几声。

哈,哈。你不要笑,我们的老祖宗确实这样简陋的。当然你又要说这里并没有“文学”的臭味。不错,没有。但是快就要有了。

我们这些老祖宗是很喜欢闹架的。现在他们成群地要打架了。可是他们两方都先跳舞,又在喝一些什么。虽然你不懂得他们啾啾地叫些什么意义,但是那种表情你是明白的。你大概不免要这么想:吓,这倒仿佛是我们的军歌哩!

是呀,这就是我们野蛮的老祖宗的“战歌”;这里就可以嗅出一点“文学”的气味来了;换一句话说,这里就有了现在我们所谓“文学”这东西的萌芽。

老地球还在那里滚,滚。这表示一大段时间已经过去了。现在你看见那些巢居在树上,穴居在山洞里的人们都跑出来到一些水草多的地方放牛羊了。他们学会了这个,可真是非同小

可。他们现在不是三三五五的小伙伴们了，他们是一大群了。他们总是挑选水草好的地方来往，和另一群争夺“地盘”了。于是又打架。打胜的一方面自然很快乐。于是他们要谢谢他们所认为在冥冥中帮助他们的那个看不见的东西——神。他们要回想打仗时候的情状，做出许多跳跃舞旋的姿势，他们又要严肃地唱一些什么，表示对于神的感谢；这便是我们所谓“颂歌”。

接着，你又看见老地球的面上有些青青的一块一块的颜色，我们的老祖宗学会了种田，有农业了。现在他们不便再搬去搬来，只好住定在一定的地方了。你看，五谷长得多么茂盛！他们中间有剩余的生活品了，不必一年到头赶来赶去，并且也有几位可以整天坐下来捧着头想了。想他一个人的心事么？当然不是。一个人的心事很可以在睡觉以前想一回，却不能整天坐着想，他不能那么占便宜。他是在想着和他们一群生死有关的事。你很可以相信他是这么想的：春天去了，会不会再来呢？大概是可以再来的。但春天为什么去了呢？一定是被什么鬼怪捉住了罢？所以再来也未必拿得很稳。要是不再来了呢？那就糟了！种不成田，大家都没有性命了。那么就用什么方法祈求它一定来罢！这样想着，想着，他就想出了一些春天何以要去的故事。还有别的同样用着脑力的人又想出了春天何以又必再来的故事。好了，他们告诉大家，在天气寒冷到极顶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法子来“迎春”。他们共同想出来的故事，便成为“迎春”祭典中合唱的歌词。

我们现在所有的希腊神话中的 Persephone^①（春之女神）被冥王强抢去而又复归来的故事，便是这样由无数代的无名作家合力创造出来的。

然后你又看见了战争。一些还在游牧时代的“野蛮人”来攻劫农业的小社会了。他们用青铜的刀，或是陨铁所造成的武器。

① Persephone，佩尔塞福涅。

农业民族的壮夫去打仗了，老弱和妇女守在家里，多么盼切地等候前线的消息。祭司们举行了祈祷胜利的大会。有些盲诗人把他们听来的或是编造出来的战事消息做成歌曲来唱了。因为这是很好的“新闻”，就有许多嘴巴学会了这些歌曲，转辗散播到更后方更僻远的乡村里，自然也加上了许多增损修饰，直到一代一代传下去，成为这民族的光荣的历史。我们现在所有的托名的荷马(Homer)所作的希腊史诗，便是这样一种来由的。

现在你可以说看见了真正的文学了。可是你当然还觉得不够。而且老地球还要给你更多些。地中海滨的希腊半岛上喷出冲天的火花来。这是 Apollo(太阳神)和 Dionysus^①(酒神)两大精神的文艺。这“冷静”和“陶醉”，“明晰”与“幻美”织成了光明灿烂的希腊文学，你现在可以在古希腊的名著里去找求。

以后，在你的面前将有灰黑的一时期。这就是说，欧洲历史正到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在那黑影中，巍巍然耸立着许多封建的小国，幢幢然往来着许多所谓“行侠”的骑士。如果你细心听，也可以听到一些也还悦耳然而在你看来一定是可笑的歌声。南方的 Troubadours(行吟诗人)和北方的 Trouvères(也是行吟诗人)交互地唱着，一个是缠绵而柔媚，另一个是伉爽而勇武。“骑士”们永远和狮子，老虎，毒龙，千年的老巫打架，而且永远是胜利；“美人”们永远爱看那些流血的“骑士”伏在她们脚边求情爱。“十字”和“新月”的斗争，带来了东方色彩，供给了无尽的战争冒险的故事。结果就积成中古的“骑士文学”这大垃圾堆。

可是你不要着急。历史不会永久是那样单调的。意大利半岛和莱茵河两岸早像春笋似的钻出一些“自由都市”。新兴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一步一步地强迫他们的“爵爷”们放弃了世袭的神圣权利。这些“新贵族阶级”自有他们的观念意识，需要些便利着他们自己的文艺作品。他们讨厌那权力太大的神圣教皇，正

① Apollo 和 Dionysus，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

和他们讨厌那些封建地主诸侯一样。他们要求古代希腊那样的政制；他们只希望做“自由市民”，权力的支配者；他们不愿意自己上面还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实力者，却愿意在他们脚下有一群奴隶：总而言之，希望像希腊古代的自由民那样快活地生活。于是关于古代希腊的一切的爱好，是复活了。Pan^①（希腊神话中的牧羊神，但后来却变为很有势力的野神），又在山林间吹他的笛，Apollo 又来和人世的女子跳舞。神圣僧侣所用的拉丁文也失掉了威严。弗露梭萨(Florence)^②的一位资产阶级的诗人但丁(Dante)，因为做了“共和党”，被教皇放逐出境，在流亡中用意大利当时的白话做成了《神曲》；他是一位严肃的正教徒，然而他的《神曲》里却充满了希腊神话的故事。在但丁以后，又有一位意大利商人的私生子鲍卡西奥(Boccaccio)用意大利语写成了散文的当时的富庶阶级所爱好的《十日谈》(Decameron)。

“文艺复兴”的光，就这样射到你眼前来了。

这以后，欧洲的文坛就一天一天热闹起来。“文艺复兴”这壮潮，由意大利而波及法国，德国，丹麦，俄国，以至斯坎的那维亚半岛和英吉利。它所经过的地方，扫荡了凡百古物，遍开出新鲜的情热的花。

正像大风暴以后必然接着一个沉闷的静定，“文艺复兴”以后一百多年，就可说是十八世纪的全期，欧洲文坛又陷入了软弱纤巧；我们现在称为“古典主义”的时期。然后在那沉闷的空气中，你又看见了新的火焰。那时新兴阶级的资产者已经强大到可以扫除垂死的封建制度，将整个的统治权抓在他们自己手里了。这新兴阶级的发扬踔厉的精神和个人主义的思潮，当然要在文艺上表现出来。我们看见嚣俄(Hugo)^③的《爱尔那尼》(Hernani)在法兰西戏院上演，为“古典主义”唱了葬歌；我们又

① Pan, 潘(神)。

② 弗露梭萨, 通译佛罗伦萨。

③ 嚣俄, 通译雨果。

看见高底埃(Gautier)^①的红背心举起“浪漫主义”的大旗来了。也和“文艺复兴”的潮流一样,这“浪漫主义”的潮流在短时间席卷了全欧洲。

但是请你不要忘记,这时代是蒸汽机雄视一切的时代了;人类生活的一切都以加速度向前转进,向前急变。在短时间,资产阶级到达了全盛时期,而且随即暴露出本身上的弱点,暴露出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矛盾来了。怀疑苦闷的云阵渐渐浓厚了,人们从庄严灿烂的表面看出了腐败丑恶,于是“自然主义”又成为新的浪潮涌现在文坛上,风靡了全欧洲。在这里,没有空想,只有现实。他们剥露了现实的根,然而他们并没找到出路。他们只有遁逃。所以在“自然主义”的如火如荼的一霎后,你就看见欧洲文坛遁逃到象征主义神秘主义的境界里去。

这就接着现代来了。因为资本主义本身上的矛盾,使得现代社会组织发生了大裂缝,从而引起极度的现代社会的不安定。迷惘,苦闷,要求,刺戟,享乐:成为威胁现代欧洲的黑影。这种倾向在文艺上表现为“颓废派”,在拉丁民族的国家里又化身为未来主义。欧洲大战前后盛行的表现主义也是从“颓废主义”变化而来的。这些复杂狂乱的倾向也就说明了大战前后社会上劳资两大势力的对峙给予文艺上的牵引和影响。

然而大战以后,产生出一个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俄罗斯来了。本来被压迫的劳动阶级成为支配阶级。这当然要在文艺上爆发一个新火花。于是所谓“新写实主义”便成了新浪潮,波及到欧洲文坛乃至全世界的角隅。

这就是西洋文学的一个最简单的活动影片。如果这简图并没使你讨厌,那么,我们不妨进一步,再讲几句比较理论些的话罢。

自然你可以一眼就看出来,欧洲文学的波动,是越到近代而

^① 高底埃,通译戈蒂耶。

越快。文学上各种“主义”的尖浪，也是愈到近代而愈多而愈复杂。我们不妨用数目字来表示一个大概。从原始人的“战歌”到初期氏族社会的“颂歌”，这中间所经过的时期，少说也有五千年光景；再从初期氏族社会的“颂歌”到农业社会雏形国的那些“史诗”的前身——神话和传说，这中间的时日，就恐怕要得四千多年；从希腊、罗马到中世纪的“骑士文学”，也有两千多年；以后就不同了，“骑士文学”占的时代差不多一千年，“文艺复兴”却只有两百多年，“古典主义”是一百多年，“浪漫主义”仅只有半世纪光景，“自然主义”还要少些，“自然主义”以后的什么什么主义，和它们的前辈相比，正可以说是方生方灭的浪尖儿，现在正当勃兴的“新写实主义”，我们还不能算它的命有多少长，或者有较长的寿命也难说。

这些表示文艺思潮的波动和进程的数目字，如果比照着人类的生产手段的进化来观看，便会使你窥得了一个重大的消息，即是人类的生产手段愈进步愈增加了利率，那使文艺的变革亦愈快。正像上面已经说过，自从蒸汽机发明了以后，人类生活的各方面以加速度转变，文艺亦就跟着加速度转变。每一次生产手段的转变，跟来了社会组织的变化，再就跟来了文艺潮流的变革。并不是任何文学家个人想要怎样怎样改变就改革了的，是推动人类生活向前进展的那个“生产方法”的大磐石使得文学家不得不这样跑！

从前的文艺批评家解释文学思潮的变迁，有“两个 H，四个 R”之说。所谓“两个 H”便指的是 Hebrism（希伯来主义）和 Helenism（希腊主义），“四个 R”就是指 Renaissance（文艺复兴），Reformation（宗教改革），Rationalism（合理主义），Revolution（法兰西革命）而言。尤其是“二希”，很被重视为欧洲文艺史的两大动脉。然而我们现在却不能不说像这样的迂回曲折的解释是徒费了气力。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文艺复兴”的高潮是立足于“希腊精神”的追索，然而并不是那时候的思想和

文学家半夜里从梦中醒来，忽然想起要追求“希腊主义”；也不是因为一千四百五十三年君士但丁堡——这个保留着古代希腊文化的最后的文库——被土耳其人攻占，在那里的希腊的学者逃亡到意大利来，带来了希腊的文学知识，因而遂引起了“文艺复兴”这巨潮的。而是因为在中世纪的漫漫长夜里，生产手段有了新的进步，在僧侣和贵族的两重“神权”的硬壳下，早孕育起新的社会阶级，要求着新的社会组织，而又恰好觉得古代希腊的社会组织有几分合于他们的憧憬，所以便燃起了“研究希腊”的热情了。毕竟文学的潮流不是半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在梦中拾得的，而是从那个深深地作成了人类生活一切变动之源的社会生产方法的底层里爆出来的上层的装饰。

这是研究文艺史者应该有的一个基本观念。

从来的文学批评家又喜欢说文艺是“超然”的。这便是以为文学家的善善恶恶应该超出于流俗的好恶之上，戛然独立，万古不磨。人类本来有一个痼癖，就是想做“超然”的公证人。所以文学上的“超然说”不乏赞助和拥护。但是文学家的善善恶恶真能超然么？文学家并没住在天空中的神山，也是住在这社会里的，他的精神方面心理方面不能不受到环境的影响，正和他的肉体方面生理方面不能不受到一样。社会的意识形态，时时刻刻在影响一个文学家，不过他自己或者不觉得罢了。所以“超然”之说，归根只是一句没有恶意的夸大。自来的文学家都是——而且以后也是，只反映了他所在的那个社会里的最有权威的意识，就是支配阶级的意识；当然历史上不乏和当时最有权威的意识发生反抗的文学家，但是这种反抗的精神和言论也不是“超然”独自发生的，乃是因为当时的那个最有权威的意识——支配阶级的本身，已经有了裂缝，已在崩坏，而且和这支配阶级对抗的新兴阶级已在抬头，所以有些文学家依着他环境的关系而倾向到新兴阶级这方面，受了这新兴阶级意识的影响，就呼出反抗的声音来了。

当社会上两大对峙势力的斗争已见了胜负的时候,文坛上便有了上述的“反抗者”,做新潮流的“先锋”,做新兴阶级的喉舌;那时,他或者并不自称为“超然者”,或者也没有人说他是“超然者”,事实上却在后来证明他一点也不“超然”。但当社会上两大对峙势力肉搏相争未见胜负的朕兆时,许多文学家常依其环境的关系而徘徊动摇(当然有更多的文学家是要拥护支配阶级的意识,而且有更少的文学家会被吸引到挣扎着要求解放的阶级那一面去,然而不很多也不很少的是那些彷徨的人儿)。于是他们就会躲到“超然”的屏风后去,或是“超现实”,“超自然”的屏风后,但可惜躲来躲去还是在这社会里,所以他们实在仍是“超”不了什么。最近三十年间欧洲文坛上那些可以列入“超”字排行的象征主义,神秘主义,想象主义,新古典主义,实在就是表现了社会不安中文学家的躲避和彷徨。

从来的文学家又有一句惯熟的话:自我表现。当然,文学家的作品都是通过了“自我”而出现,即使是客观的描写也是通过了“自我”的产物。然而不要以为这个“自我”是独立的,游离的!应该不要忘记这个“自我”只是那个构成社会的“大我”中间的一分子,是分有了“大我”的情绪与意识的!实际上,任何作家不能够从“大我”——他所属的“大我”分开或游离,而有一个他单独的“自我”。但是可惜那些标榜“自我表现”的作家却不能看清这一点,因而错误地不肯相信他自己实在是从属于社会中的某一阶级。因而这所谓“自我表现”也就和“超然说”一样,只是那些彷徨于现代社会的不安现象中间的一些文学者的遁逃藪。

所以文学史的研究者不可不拨去了这一切的“超然说”和“自我表现”,从深底里去探索无数的作家们的无数倾向之不得不然的规律。

这是应该先有的又一根本观念。

现在我们从本章第一节所叙说的西洋文学史的简图内另找出一个线索来看一下罢。

不要忘记,直到“文艺复兴”以前,欧洲的文学作品是许多无名作家合作的,不是成于个人之手。古代的“颂歌”“舞曲”都没有作者主名,是一个民族共同的创作,共同的传世之宝。希腊的“史诗”,托名为荷马所作,可是荷马这个人,实在是“乌有先生”“无是公”之类,根本不曾实际地存在。《依里亚特》(Iliad)和《奥特赛》(Odyssey)^①——这两部就是托名荷马所作的史诗——的故事,是希腊民族古远的传说,是无数代的盲诗人在街头唱的。中间经过了无数人的增饰修改,最后方才成为现在写定的形式。自然现在也有关于荷马生平的种种传说,可是中间有不少矛盾;荷马这个姓氏,也有许多疑义;荷马的出世地方,始终不能确定,有七处地方争自承为荷马的生地。考古家研究《依里亚特》和《奥特赛》的内容,发见了二书的风俗描写不但非同一时代,并且其间相差至少有二百年。

荷马以外,希腊的三个悲剧家伊士奇(AEschylus),索福克里(Sophocles),由里庇得(Euripides)^②,总算得有凭有据的真实人物了。可是也不能太看真了。只要想到这三位作家的生平事迹都有若干怪异,又想到在他们名下的作品,少者七八十种,多者一百余种(据说伊士奇所作,有九十种,索福克里有百余种,由里庇得有七十五种,或说九十二种,但现存者只有伊士奇和索福克里的各七种,由里庇得的十八种),便亦不能不怀疑这三位作家大概也不是怎样地真实,他们的作品多少也带些编述的性质。

不但远如希腊,近至中世纪的“骑士文学”也是大多数没有主名的。南方的 Troubadours(行吟诗人)和北方的 Trouvères(行吟诗人)都没有留下名字来。初期的“骑士文学”,所谓“韵文罗曼司”者,都不曾留名,只有在亨利二世的时代编述阿失王传

① 《依里亚特》和《奥特赛》,通译《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② 伊士奇、索福克里、由里庇得,通译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

说的特托洛夷司(Chrétien de Troyes)^①是十二世纪那班弦歌诗人中最有幸的一个。后来的“散文罗曼司”的作者也只留下女作家玛利亚(Marie de France)^②一个名字。

这些事实,都透示了一个重要消息:从初民时代而来的文学属于公众的精神产物这一观念,直到十五世纪尚未完全磨灭。中古的“行吟诗人”一方受封建贵族的豢养,一方也受社会的供养,正和两三千年前的“盲诗人”差不多。直到重商主义在欧洲抬头,文学家在社会的地位,方由公众的退而为个人的。

这也是应该不忘记的第三根本观念。

最后,我们要讲到那个常常惹起议论的文学上的“写实的精神”和“浪漫的精神”。或换言之,就是“理智的,冷观的,分析的精神”和“感情的,主观的,理想的精神”。

我们要知道,这两种精神是构成文艺的要素;无论文艺上的思潮怎样变迁,无非是这两种精神的互相推移。是的,互相推移;然而并不是说凭空的互相推移,或是机械的一起一伏。上面已经说过,每一文艺思潮(主义)的消灭与兴起都有社会层的一阶级的崩坏与勃兴做背景。现在我们就要进一层观察,一个新兴阶级在崛起的当时是带着怎样的精神。历史告诉我们,凡是一个崛起而要求支配权的阶级,大抵有勇往直前的英勇的精神和高举远瞩的气概,多少带些冒险的,情热的,所以表现在文艺上的是 Romantic(浪漫的)。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便是一个好例。然而到这阶级已经取得了支配权,而且又渐渐地走向崩坏,于是便来了冷观的分析的态度,在文艺上的表现,也就是 Realistic(写实的)。因为在暴风雨的动的时代那种“浪漫的”精神到后来成为浮夸浅薄,事实上已经不能再成为推进文艺的活力,不得不让位给冷观的分析的批评的写实主义了。社会的组

① 特托洛夷司(Chrétien de Troyes),又译克雷蒂安·德·特罗亚。

② 玛利亚(Marie de France),又译玛丽·德·法兰西。